拉金式的风景:失落的伊甸园

吕爱晶

内容提要:菲利浦·拉金的许多诗歌带着一痕蓝色的忧伤。他眷恋旖旎的自然风光,直陈工业革命对自然景物的蹂躏,意欲提醒人们大自然的独特内在生命价值。他描写罹难中的动物,盛赞它们生存的独立意义和价值。物欲的膨胀使许多女性变成了拜金女郎而从众多男性的眼中消逝。自然的风景、自由的动物和美丽的女性都是英国风景中不可缺少的元素,是诗人心目中"英国性"的代表,是诗人梦中伊甸园的内容,但这些正历经一场人为的浩劫灾难。拉金立足自己的生存环境,用冷静、平实的笔调记录了这一道道风景的历史变更,书写自己最深切的生命体验。

关键词:菲利浦·拉金　英国性　伊甸园　风景

作者简介:吕爱晶,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语诗歌研究。

Title: Larkin's Landscapes: The Lost Eden

Abstract: A number of Philip Larkin's poems are a little blue. He is nostalgic for natural beautiful scenery and depicts the exploitation and poisoning of landscapes by industry in order to remind people of the special dignity and sanctity of nature. He sings highly of the inherent value of animals' lives, coupled with his deep sympathy with their suffering life. Material worship has made a lot of young and beautiful girls into material ones whose spirit is broken and empty. Natural scenery, free animals and beautiful girls are the making of Larkin's dreamy Eden which is lost. Larkin calmly and honestly records the changeable history of landscapes of England to tell his full understanding of life.

Key words: Philip Larkin　Englishness　Eden　landscape

Author: **Lü Aijing** is a Ph. D. candidate of Poetry Studies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nd associate professor of Hun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Her major academic field is English poetry studies. E-mail: laj511@yahoo.com.cn

菲利浦·拉金(Philip Larkin, 1922－1985)被公认为二十世纪下半叶最杰出的英国诗人之一,也是当代著名的小说家、爵士乐评论家和英国图书馆委员会委员。拉金的性格在许多人的眼中有点冷傲、幽远和怪癖。可他的诗歌浸透着一种清新、凝练与朴素。特别是他对身边景物的独特描绘构成了文学史上一道

瑰丽的风景画。K. 雷杰莫利(K. Rajamouly) 在其新作《论菲利浦·拉金的诗歌》(*The Poetry of Philip Larkin: A Critical Study*)中的一小节探讨了拉金的自然观,指出拉金是一个自然诗人。在拉金看来,自然蕴含着一种自我更新的、毁灭人欲的无形力量;人类无法从自然中得到永恒的慰藉和欢乐,诗人常常远远地观赏大自然的美丽风景,寻找片刻的欢欣。但雷杰莫利没有继续深入探讨拉金自然观的具体内容和形成的原因。唐纳德·戴维(Donald Davie)在《托马斯·哈代与英国诗歌》(*Thomas Hardy and British Poetry*)中的第三章《拉金的的风景》("Landscapes of Larkin")指出,拉金是一个受哈代影响较深的诗人(63)。他们都关心英国的风景、人物和政治。拉金对自然风景的描写是提醒人们大自然的传统意象正在丧失其潜在的意蕴,但戴维认为拉金是把自然比作一种象征。国内学者对拉金式风景的研究不多,主要集中在翻译和介绍阶段。有评论家戏说拉金有"偷窥癖",喜欢站在窗边、门后、暗室等偷看外面的风景。于是,漂浮运河上的废物、试验室里血淋的动物、伊家性感的女性等都绘进了拉金的风景画卷,构成了一组组"失落的伊甸园"图景。

一、消失的风景

拉金的世界似乎带有一丝淡淡的忧伤。"生活首先是厌倦,其次是恐惧"(45)。[①]"荒野一样的模糊国度/ 石头间出没的游牧者 / ……生活就是慢慢地死去"(1-2,6)。拉金的这些蓝调诗歌直陈诗人的厌世、怀疑、期冀、选择及放弃,反映了二战后英国社会的精神现实,寻找失落的伊甸园的历程。如"她边梳头发边等早餐"("'Waiting for breakfast, while she brushed her hair'"):"一年后,无色的日子容器里无痛地溢出 / 我的世界,那久远的失落伊甸园/ 像一只走失的小鹿又出现在我家的小径上"(13-15)。二次世界大战后,越来越多的英属殖民地相继获得独立,到了 1962 年,昔日伊甸园式的大英帝国已不复存在;英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主导作用已逐渐被美国取代,特别是在埃及于 1956 年将苏伊士河收归国有后引发的危机和 60 年代的一系列国际事务中,英国的国际影响更是直线下降;从 40 年代末至 60 年代,英镑贬值和英国国内的经济危机又进一步削弱了英国的整体国力。英国文学的正统地位逐渐被美国文学取代。英国开始走向衰亡,拉金的世界也因此抹上了蓝色的色彩,寻觅失落伊甸园里的"英国性"(Englishness)[②]成了诗人的使命。风景是拉金诗歌中的"英国性"的重要英国元素。

拉金关心英国的风景,他用平静的语调描写世界上最早的工业化的英国风景。如"这里"("Here")"转向东面, 从浓浓的工业化阴影里 / 从北面车辆喧嚣的夜晚:转向田野/ 它稀疏长着蓟草而不能称作草地"(1-3)。工业革命给人们带来废气笼罩的城市和寸草难生的荒野,以前旖旎的自然风光在人们的眼前消失殆尽。又如"降灵节婚礼"("The Whitsun Weddings"):

火车开开停停,缓慢的画下一条南下的弧线。
开过了大农场,影子小小的牛群,
浮着工业废品的运河,
罕见的暖房一闪而过,树篱随着地势
起伏;偶有草地的清香
代替了车厢椅套的气味,
直到下一个城市,没有风格的新城,
用整片的废汽车来迎接我们。(飞白编,王佐良译 13 – 20)

火车是工业文明的标志,但它和铁路又是破坏自然美的工业文明和科技发展的象征。铁路的延伸就是森林砍伐、田地淹埋、山丘夷平的过程;火车的行驶又是浓烟弥漫、河水污染、废品漂浮的蔓延。清澈的江河、成群的牛羊、清香的花草、绿油的麦田等作为自然美的代表随着火车的远去在人的视野中变得越来越小,直至消失。拉金眷恋昔日自然风光美丽的伦敦:"我想到舒展在阳光下的伦敦,/ 它那紧密相连的邮区就像一块块麦田(飞白编,王佐良译 69 – 70)。阳光和麦田代表了自然美,而铁路和火车却无情地破坏了这种自然美。这些美丽的自然意象是英国元素不可缺少的一部份,而高速发展的的工业文明吞噬这些自然景观!其中又有多少是不可再生的?人们利用地球资源进行大规模的殖民地开拓与残酷的财富掠夺的事实告知人们:人类自我意志过度膨胀所造成的独断与专制,将会或正在给人类和自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拉金的风景诗歌没有热情洋溢的歌颂,也没有歇斯底里的愤怒和咒骂,有的是平稳沉静的语调,真实的笔录。"拉金的如实写实并非毫无意图。相反,他正是企图提醒人们正视现实"(傅浩 156)。拉金把工业化的城市风景赤裸裸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希冀人类能够直面工业化对自然风景的恣意破坏,意欲提醒人们保护自然,重新建立人与自然的亲密和谐关系。拉金的这种意图在他的"逝矣,逝矣"("Going,Going")等诗中更为明显:

这一来英伦遂告逝矣,
绿荫、草坪、小巷、
会馆、雕饰唱诗廊。
书籍犹存,在展览馆中
苟延下去;但留下给我们的
只有混凝土和轮胎。(44 – 49)

拉金心中的伊甸园有阳光、绿地、小巷、会馆、歌声、书籍…… 可是这一切似乎都正在人们的眼前慢慢地消失,科学的进步可能留给人类的只有一片冰冷的水泥地和一堆废弃的轮胎。人类以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剥离了自

然同自己的密切联系与和谐关系,使得梦中的伊甸园一去不复返了。拉金在诗歌中不断地反问“除了在日子里,我们还能生活在哪儿?”(6)。“它去哪儿,这一生的时间? /寻找着我。所留下的是阴郁”(11 – 12)。那如画的自然风景去了哪儿? 拉金在“来临”(“Coming”)、“缺席”(“Absences”)、“日子”(“Days”)、“继续活下去”(“Continuing to Live”)、“远离”(“Far Out”)、“多么遥远”(“How Distant”)、“生活”(“ Livings”)等诗歌中表达了徘徊在时间长廊寻找伊甸园的困惑。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终有一线亮光。孤郁的拉金在《太阳能》(“Solar”)中赞道:“ 你烈焰花瓣的头/永无止歇地爆炸。/热是你黄金的/回声(11 – 14)。太阳象征着能量、力量、温暖和生命。有研究者认为:“拉金世界里的太阳是慈善和神秘的,象征着生命和希望的崇高意义”(Rajamouly 162)。希望总是埋藏在人们的心中,不久的将来人们又会看到美丽的自然风景。正如“树”(“The Trees”)中所道:“永不歇息的树丛依旧摇曳/ 在成熟茂盛的年年五月。/ 去年已死,它们似在诉说,/ 开始重生,重生,重生(9 – 12)。枯死的树丛在春风的吹拂下又焕然一新。终究有一天,人类会抛弃人类中心主义的樊篱,重新建立人与自然的亲密和谐关系,尊重自然的独特内在价值。于是,消逝的牛羊闲荡、牧笛悠扬、淡泊清幽的自然风景如同冬后的绿树终究会发芽重生,绿意盎然。

二、罹难的动物

拉金诗作中的第二道风景是动物。拉金喜欢动物。当人类残忍地杀戮动物时,诗人感到无比地痛心和痛恨。在“猩猩实验室”(“Ape Experiment Room”)里,诗人描写了猩猩解剖室的场景:“埋葬在白色的屋里/灯光如炬/如突然降临的痛苦”(1 – 3)。诗人向读者展现了一副血淋淋的解剖现场:白色的墙壁,刺眼的灯光,手术刀切肤的剧痛…… 可怜无助的猩猩就埋葬在无情的医学博士手中。再环顾试验室的四周,屋里陈列着一具具已被医学博士解剖的支离破碎的动物尸体。“密密麻麻,T 形面具/ 下面的,更小,有耳朵的/ 头盖骨像一枚暗淡的坚果/手臂环抱着”(14 – 17)。那些动物的身份已经无法辨认,但那环抱的手臂令人想起了人类自己。十八世纪晚期,人们已经意识到,从骨骼结构到生理结构,人类和动物都极为相像,相像得就像远亲近邻。拉金曾声称自己是无神论者。他认同进化论,赞同猩猩与人都是灵长类的动物,猩猩与人本是同类。他们和人类一样,有头、手臂、耳朵等,还有一颗同样能感受痛苦的心。虽然猩猩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他们的疼痛和恐惧,然而他们肢体的异样已经透露他们的痛苦已经达到极限。这是一首警世性的作品。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对动物滥加戕害,就只能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寂静的世界。

又如诗歌“瘤”(“Myxomatosis”):在静穆的田中被卡住 / 炙热的、漫长的时间流逝 / 许多是什么陷阱? 哪里是毒牙的藏入? (1 – 3)。可怜的小兔子在空旷炎热的田里被一卡子掐住了咽喉,伤口开始化脓,等待它的是无情的死亡! 又有

“割草机”(“The Mower”):我曾见过这刺猬,甚至喂过,一次。/现在我扼杀了它小心翼翼的世界/无法弥补。埋葬也无益(4-6)。诗中浸透一种无比懊悔和悲伤的情愫,呈现了诗人对不幸刺猬的浓浓怜惜之情。在“带一只回家给孩子们”(“Take One Home for the Kiddies”)表达了诗人对那些被人类当作玩偶的小动物悲惨命运的同情。由于人类的无情捕杀和自然的任意肆虐,自然中的许多动物正慢慢从人类的视线中消失,地球的风景也即将失却一份生机。

为了人类的生存意义和价值,有些人漠视、利用甚至抹杀其他生命的存在,无视人也是自然生物链中的一员,无限度地向动物索取,从而切断人与动物的血缘亲情。如名篇“草地上”(“At Grass”):

眼睛几乎不能分辨
那躲藏在寒冷树荫下的它们,
寒风弄伤了它们的尾巴和鬃毛;
……
然而在十五年前,它们或许
在二十多次比赛中不负众望
成为传奇:那依稀的午后
到处是奖杯、赌注和障碍赛。(1-3,7-10)

老马昔日的辉煌已一去不复返,以前高大俊美的形象现已是羸弱病残。它们容存的地方是阴冷稀疏的树荫,陪伴它们的是刺骨寒冷的西风。一些人把动物当作人类的奴隶和机器。当马年轻时,人们利用它牟取暴利;当衰老时,人们就把它遗弃路边。老马已经习惯由人喂养,此时的它既不能回到人类的生活,也不能回归自由的原野。它是一只丢失家园的、无家可归的西风瘦马。失落的忧伤弥漫在老马模糊的眼球,它抬眼望向远处依稀的森林,何时才能回到自己的伊甸园?

动物是人类的朋友,它们的生存具有独立的意义和价值。兹举“鸽子”(“Pigeons”)为例:

一群鸽子在薄薄的石板上挪动着,
迎着西风细雨
风掠过它们歪斜的脑袋和已固的羽毛。
拥挤在温暖的、舒适的烟囱周围,
直到冬季的日光变弱,而它们长大。(1-5)

诗人用寥寥的几笔刻画了一群小鸽子的可爱精神,迎着西风细雨顽强地、惬意地成长。弱小的鸽子敢于抗争强大的西风,显示出九死不悔的伟大精神力量。

在“初见”(“First Sight”)中,诗人刻画了一群在雪地里学习走路的小羊群。在“铁丝网”(“Wires”)中,一群老牛老实地呆在装有电篱笆的牛棚里,小牛却在追寻外面的精彩世界:“小牛犊总能闻到更纯净水的味道,/不在此处而在别处。在铁网外”(48)。又如“等待早餐,而她梳了头发”(“‘Waiting for breakfast, while she brushed her hair’”)诗中快活的小鹿意象……拉金诗中的动物都有自己的故事。保护动物是人类应尽的义务。

三、女人如烟

女性,在男性看来就像一道流动的美丽风景。拉金也不例外,只是女性这道风景对诗人来说还是一道遥不可及的如烟风景。如“明媚的普莱斯塔廷”(“Sunny Prestatyn”):

> 来明媚的普莱斯塔廷吧
> 广告画中的女人媚笑着,
> 双膝跪在沙滩上
> 她穿着亮白的紧身衣。
> 身后,是蔓延的海岸线,一家
> 棕榈丛中的酒店
> 沿着她的大腿延伸,并
> 伸展着齐胸的双臂。(1-8)

画中的性感女人千娇百媚,摄人心魂。她们妩媚、多情、前卫、所向无敌,可是漂亮的姑娘只出现在美丽缥缈的地方。现实生活中众多男人并没有机会邂逅那些诱人的美丽女子。诗中的广告就像一堵不可逾越的墙分隔了现实和梦想。正所谓女人如花,花是梦。画中的女子虚无缥缈,离现实的生活越来越远。“又大又凉爽的商店”(“The Large Cool Store”):

> 爱是如此缥缈和可怕,
> 女人是什么,或她们在干什么,
> 或在我们年轻的不真切的愿望中
> 好像是:带着合成的、新的、
> 不自然的狂喜。(16-20)

女人是什么?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对金钱的欲望不仅伤害了自然和动物,也伤害了人自身,使人丧失天真纯洁和美好的心灵。许多女性的精神世界变得黑暗和贫困,于是自私、贪婪的女性出现在拉金的诗歌中。如同“北纬800以北”(“Above 80oN”)中所言:“一个女人有十个锐利的爪子”(1)。许多美丽

的女子都成了魔鬼般的拜金女郎,她们如同合成的人造美女一样虚假和可怕。又如“彼此彼此”(“Self's the Man”):“现在她整天在那儿// 他把一生浪费在工作上所得的钱/ 被她全部攫去当了津贴”(5 – 6)。主人公阿诺德把在工作上努力赚的钱全部用来养家糊口,可是下班回家还得忙前忙后整理家务,甚至连晚饭后读报纸的时间都被剥夺了。他的妻子如同洪水猛兽,吸干男人的腰包,叉着腰,瞪圆双眼,指挥着男人按她的意愿不停地转动。拉金还在“题在一位年轻女士影集上的诗行”(“Lines on a Young Lady's Photograph Album”)、“极致美丽”(“Essential Beauty”)等诗歌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美丽可爱的女性已在众多男性的现实生活中渐渐消逝,却又如烟如梦永远萦绕在男性的记忆中。“在众人的脸庞中我寻找着你的脸// 美丽而虔诚”(6 – 7)。在“为什么昨夜我又梦见了你”(“Why did I dream of you last night”):“那么多我以为已经忘掉的事/ 带着更奇异的痛楚又回到心间”(6 – 7)。又如“野燕麦”(“Wild Oats”):

大约二十年前
两个姑娘来到我工作的地方 ——
一朵乳房丰满的英国玫瑰
和她那戴眼镜的、能与我攀谈的朋友。
在那些日子里脸面放光
所有的一切,我怀疑
还有谁能拥有她那般脸庞:
但我带出去的却是她的朋友,(1 – 8)

那个玫瑰般的姑娘是发话者心中渴望得到的姑娘,可因为自卑而选择了“她那戴眼镜的、能与我交谈的朋友”。在诗歌的结尾,发话者透露他最终与那戴眼镜的姑娘分手的原因是:“我的皮夹子里仍珍藏两张快照, / 乳房饱满的玫瑰戴着毛皮手套。/不幸的魔咒,或许”(22 – 24)。发话者忘不了那玫瑰般的女人,心中的玫瑰如中了魔咒,永远无法抹去。玫瑰是英国的国花,也是“英国性”的象征。也许那就是发话者一直掩埋在心灵深处的、永不磨灭的根——“英国性”! 诗中的玫瑰女性是拉金心中“英国性”的一种象征。拉金在诸多诗歌中对女性的责骂、痛惜和怜爱之情可以看作是诗人对“英国性”感情的一种移植。当英帝国陨落、外来文化的干涉和英国风景的消逝使拉金时而痛恨,时而又痛惜。长此以往,“英国性”恐怕会给日益强大的“美国性”(这里主要指美国的主流文化)所淹没。拉金不仅在写女性的诗歌中表达了一种这样的情感,还在很多诗中直抒其意。如在“基金自然会承担你的损失”(“Naturally the Foundation will Bear Your Expense”),诗人问道:“噢! 英格兰什么时候长大?”(19)。拉金追寻失落的伊甸园,在“当我们第一次面对”(“‘When first we faced, and touching showed’”)中呼吁道:“这个世界,让它回到从前——没有代价”(15)。回归美丽

的伊甸园是拉金的梦想。拉金对女性的责骂折射了诗人对“英国性”陨落的愤懑之情,对女性的惦念映射了对伊甸园的怀念。拉金的女性观反映了诗人对“英国性”的历史变迁的情感变化,表达了一种寻找失落伊甸园的情愫。

英国的风景在工业革命和人们的物欲膨胀下花容失色。拉金关爱英国的风景,用真实、客观的笔调告知世人,我们正在失却自然的独特内在价值;人类利用甚至谋杀动物的存在,漠视动物的生存的意义和价值,必将切断人与动物的血缘亲情;物欲的膨胀使许多女性变得自私和贪婪,失却了天真纯洁和美好的心灵。诗人梦中的伊甸园正在失落,寻找失落的伊甸园是诗人肩负的重大责任。拉金虽不能称作一个完全的生态诗人,但他用诗歌的形式告知后人:学会尊重自然、尊重动物和他人,培养博大的生命情怀。唯有如此,人们才能找回失落的伊甸园。

注解【Notes】

①本文的诗歌引自 Anthony Thwaite 编的《拉金诗歌集》(*Collected Poems*)(1988),引文未注明译者的姓名为本文作者翻译。

② 英国性:也称英国精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来源 David Gervais 的 *Literary England* (1993) 和 Kenneth Millard 的 *Edwardian Poetry*(1991)。本文主要是指拉金心目中英国本土文化的特质。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Davie, Donald. *Thomas Hardy and British Poet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飞白编:《世界诗库》, 广州:花城出版社,1994 年。

[Fei Bai. *Word Poetry*, Guangzhou: Huacheng Press, 1994.]

傅浩:《英国运动派诗学》,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 年。

[Fu Hao. *A Study of the Movement Poetics*. Nanjing: Yilin Press,1988.]

Rajamouly, K. *The Poetry of Philip Larkin*. New Delhi: Prestige, 2007.

Thwaite, Anthony, ed. *Philip Larkin: Collected Poems*. London: The Marvell Press and Faber, 1988.

责任编辑:李漫萍